

# 論知識的有用與無用

● 邵燕祥

大約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在大破「知識私有制」的時候，為了讓我們這些自命知識分子的人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不要自恃有知識，以知識為資本與黨抗衡，是組織大家學習過不少文件的。其中有一些反覆讀過多遍，如說知識分子從小學讀到大學，只有書本上的知識，肩不能擔手不能提，不會殺豬不會種田，腳上沒有牛屎，「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於是紛紛自慚形穢。不過每個知識分子畢竟有些「體己」，高級的所謂「術業有專攻」也好，一般的房前屋後一分半分地上有所收穫也好，些許知識積累是賴以自慰的。這時卻遇到了一個看似新提出的說法，「他們的有些知識是無用的」，這就比說他們「比較地最無知識」更加命中要害，徹底地摧毀了知識分子希望以自己的知識「用世」，即為社會服務，為祖國服務，為人民服務，並因此產生的自信和自尊。

古來中國的讀書人，除了「絕聖棄智」的一派以外，都是想要「經世致用」的，雖然所謂「經世致用」未必真的有助於國計民生和世道人心。不過沒有人認為自己的知識是無用的，即使寫遊戲文字，也還是以為這點知識技能有遊戲之用吧。倒是在一部分主張「經世致用」的人那裏，認定詩詞歌賦無用，至少不如時文八股有用。有甚麼用呢？是走上仕途的惟一門徑。二十世紀以來都說八股文沒用了，那是因為廢了科舉。

學校，是求知識的場所，也是走向社會的中介和準備。家長自然是以為在這裏可以學到有用的知識才把孩子送來的。學生如果不認為知識有朝一日會有用，就不可能從小學課堂耐心地坐到大學。然而知識有甚麼用，對誰有用，怎樣實現它的有用，卻各有各自的看法。學習自然科學，有的是為了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有的是為了將來找個飯碗，飯碗打破時也還可以造肥皂、變魔術。至於男生讀經

濟系，女生讀家政系，當然更明顯地為了「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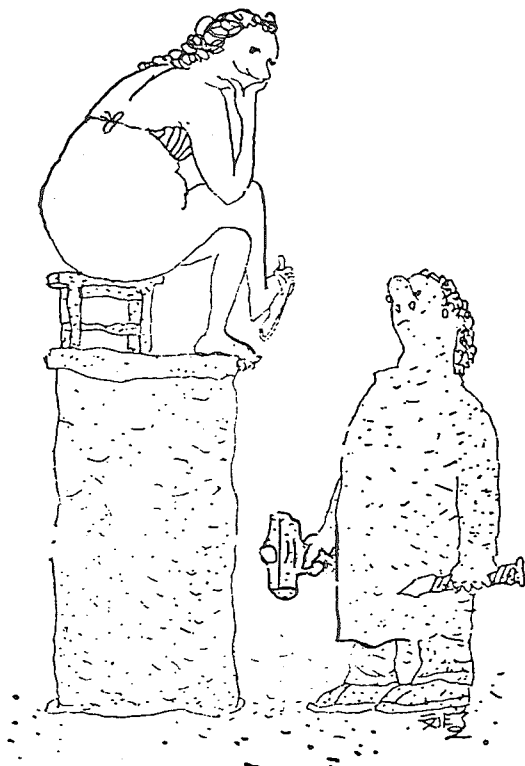
一般地談論知識有用或知識無用，是沒有意義的。所謂「有些知識是無用的」一說，看似新鮮，其實就是毛澤東關於知識的定義的推衍。毛說：「甚麼是知識？自從有階級和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於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此外有甚麼知識呢？沒有了。」

後來的實踐就是照這個思路辦事的。政治學、社會學的課程和科學，50年代初就在第一次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時取消了，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研究社會和政治的，除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外的社會學、政治學，還不都是資產階級的嗎？那些知識不僅無用，甚至有害。哲學也是一樣。「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這就夠了，全國只在北京大學保留一個哲學系即可。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真正的真理」，是從事各種專業的人都必須學習的，不限於哲學系的師生也。「學歷史，主要學近代史」：無怪有身居高位的人直接指出考古專業為無用，也無怪有一段時間裏連小學課程也把歷史、地理通通「精簡」掉了。

「大學還是要辦的」，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則分明文科教的都是無用的知識。理工科即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的知識，又是怎樣學習呢？據說「講

原子物理，不必要從最早的那個學派的理論講起。你們這樣學，十年也畢不了業。」一切重在實用，也就是立竿見影的操作，基礎理論自然也都是無用的了。「你們學自然科學的，要學會用辯證法。」指的當然是唯物辯證法，也屬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通百通的法寶。

准此，一個真正的「完全的」知識分子，首先是通過了「階級鬥爭」（是青年的一門主課）的主課，而階級鬥爭知識原來不消從書本中獲取，更多是在「幹中學」，在階級鬥爭中學會階級鬥爭。其次有關生產鬥爭的知識，也是強調從實踐中來，再回到生產實踐中去。又會參加工農業生產出成果，又會參加階級鬥爭出戰果，就證明具備了兩門知識，比一般所謂知識分子高明多了。至於作為「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的哲學，是「真正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



個組成部分，也根本用不着去讀馬克思、恩格斯他們的原著，「講課不能都按照發展順序來講」，只要學習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著作、講話以及政策，甚或只有語錄一篇在手，就「够用一個歷史時期的了」。總之，能幹活增殖物質財富，又能「指到那裏打到那裏」搞階級鬥爭，就可謂是具備有用的知識，也才是理想的有用之材。

因知所謂「有些知識是無用的」，也就是說有些知識分子是無用的——他們所掌握的其實是無用的知識。首先指「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後來加上幾乎所有的文科知識分子，再加上搞自然科學中基礎理論的知識分子；他們在階級鬥爭知識方面或不如那些投身階級鬥爭實踐「活學活用」的積極分子，他們在生產鬥爭知識方面或不如掌握某些基本生產技能和經驗的工農。說無用已是客氣，倘再不規規矩矩，還要「指手劃腳」，便是有害。這些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理應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和再教育。

這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和再教育，一半是經由工農分子來執行，即「接受工軍宣隊、貧下中農再教育」，「參加生產勞動」等等；一半是經由一些可能是在階級鬥爭的實踐中有了「完全的」知識的知識分子來執行，也就是「大批判」。這是「有用」的知識對「無用」的以至「有害」的知識的鬥爭；也是「有用」的知識分子對「無用」的以至「有害」的知識分子的鬥爭。

所以，知識的有用和無用，不可不辨。最有用的莫過於馬克思列寧主義了，即使連馬克思主義ABC也沒有讀通的人，只要舉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杆來，就足以把「百無一用是書生」的無用之人打翻在地。了得！？

1990年11月18日

邵燕祥 浙江蕭山人，當代詩人。1933年生於北平。已出版著作有詩集《到遠方去》、雜文集《憂樂百篇》等20種。

